

国企利润缘何再现增减“两重天”？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韩洁 何宗渝

继今年前三个月出现国有企业利润中央地方增减“两重天”之后,前四个月数据再次延续“一正一负”两极分化态势。

财政部 22 日数据显示,1 至 4 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536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528.9 亿元,同比下降 14.7%。

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利润中央地方延续增减“两重天”？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说:“增减‘两重天’主要是由于央企与地方国企构成不同,三桶油、三个电信和两个电网等利润稳定,盈利能力较强,在央企占比比较大,有稳定央企利润作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中央和地方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地位不同。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的前端,对市场波动更为敏感,反应更快,

应对措施更早,相比之下地方国企处于产业的末端,调整应对相对滞后。

“央企转型升级明显比地方企业要快,国资委去年上半年开始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目前盈利较好的央企通过加强管理有效止住了‘出血点’。”李锦说。

另外,“地方国企主要为钢铁、石化、有色等重化工行业,属于产能过剩,需要重点调节的行业,在调结构的情况下暴露出弱势。”李锦说。

文宗瑜说:“事实上央企中也有亏损的企业。亏损的中央与地方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附加值低、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

此外,中央和地方国企成本高企也是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财政部数据显示,1 至 4 月中央企业累计发生营业总成本同比增长 8.8%;地方国有企业同比增长 13.4%,地方国企成本增速快于央企 4.6 个百分点,这是造成其利润增长悬殊的另一原因。

千里之任 行思行远

(上接 G01 版)

清产核资,推动国有产权透明管理和交易,强化审计监督,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确定企业主业,让企业不再“不务正业”;建立企业财务预决算制度,实施财务动态监测和分析预警、加强企业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出资人监管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截至 2011 年底,中央企业共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2308 亿元,各省市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累计 468 亿元,国有资产不再处于“无人关心、无人负责、无人受益”的状态……

既要章可循、有规可依,也不囿于条框、墨守成规,各级国资委积极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升监管的有效性。

合肥市供水集团党委书记方振现在最在意的不是企业收入多少、盈利几何,而是群众满意度。这源于合肥市国资委成立后对企业上交国有资本的创新:将燃气、供水、公交、热电 4 家企业考核指标确定为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议排名和费用率。

“这就逼得我们在设法降低费用率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虽然这对企业来说压力很大,但考核的针对性非常强,真正体现了我们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方振说。

“国有企业是国资委的‘根’,为企业服务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服务不到位是失职。”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说,天津市国资委着力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累计组织 70 多次企业对接活动,对接范围从市管企业扩展到中央企业、外省市企业和境外企业。

“2010 年我们开始组织天津国企携手‘走出去’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开放意识,累计达成合作意向 300 多个,投资及贸易总额超过 210 亿元。”李福明说。

十年履机乘变 改革助推快速发展

2000 年,有西方舆论预言: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

在当时,这话可能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三年改革脱困,一大批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剩余企业被切断“皇粮”推入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外资涌入;民营企业快速增长,加剧了市场竞争。

“国家药品计划调拨业务取消,天津和沈阳两个调拨站濒临破产;国营医药公司下放地方和改制,流通业务所剩无几;医药市场混乱,外资虎视眈眈……”回忆起国药集团当年的情形,总经理余鲁林记忆犹新。

剥离附属企业和非药品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引入民营资本,成立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探索发展医药工业,重组中央、地方和民营医药

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毅然投身市场,使国药集团焕然一新,在国内医药市场的份额从 2002 年的 1% 稳步提升至目前的近 20%。

履机乘变,顺势而为——改革的春风,吹开了国有企业的万紫千红!

2002 年,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脱离交通部,改制进入招商局集团,当时这家老牌科研院所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年利润还只有 2.27 亿元、4.39 亿元和 0.16 亿元;但在 2012 年,这三项经营指标分别达到 24.26 亿元、55.13 亿元和 2.72 亿元。

“改制后市场的压力带来创新的动力,技术的优势帮助我们赢得了市场,从而成就了我们今天良好的发展局面。”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刘伟说。

十年来,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

从 2003 年到 2011 年,中央企业的改制面由 30.4% 提高到 72.3%;中央企业控股国内外 373 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 54%、营业收入的 60%、利润的 83.5% 都在上市公司。

许多企业还在改制过程中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促进了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如中海油 34 家二级、三级企业基本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权占比在 40%—65% 之间。

国有企业要“活”下去,体制机制必须“活”起来。对此,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刘明忠深有体会。

这家 2012 年新科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员工只有 68 人,但 9 位集团班子成员中的 2 人、13 名中层干部中的 11 人、59 名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中的 55 人来自社会公开招聘。

“我们的员工有 88.46% 来自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有 77.78% 的部门负责人通过公开招聘聘任到岗;‘十一五’期间,有 52 名三级以上企业负责人因业绩突出得到提拔,但也有 15 人被降职、7 人被免职。”刘明忠说,人“活”了体制机制才能“活”,国有企业才不会僵化生“锈”。

国有企业要发展,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是前提。

2005 年 10 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 5 位外部董事郑重颁发聘书,揭开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新篇章。

截至目前,已有 50 多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规范董事会,部分地方国有企业也从这种制度尝试中获益匪浅。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说,规范董事会很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一把手”说了算、内部人控制和科学决策、风险防范这四个老问题。

“决策在董事会,执行在经理层,财务、薪酬等有专门的委员会管理;虽然我手里的权力小了,但最大限度

“整体上中央企业利润保持了稳增长的势头,中央对于中央国有企业的调结构、保增长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初显成效,而部分地方国企调结构步伐较慢。”李锦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数据总体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疲软,当前国企利润波动大于同期经济波动,主要是因为经济下滑也挤掉了此前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

财政部数据显示,1 至 4 月,实现利润同比增幅较大的行业为电力行业、电子行业等。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的行业为交通行业、有色行业、煤炭行业、化工行业、建材行业等。

“各行业表现不一与调结构有直接关系。”李锦表示,增长较快的行业大部分是新兴产业属于政策支持加快发展的行业。

“亏损比较严重的行业都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等。这些

保证了我不犯错误、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我也就安心了。”王计说。

“我们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了国有企业的外部管理体系,国有企业内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的特定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是必然的结果。”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经过这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

十年倾情奉献 撑起经济社会脊梁

在黑龙江桦川县,肥沃的黑土地带来富饶的产出,但土壤中碘元素缺乏,给当地群众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

在被称为“傻子屯”的集贤村,至今仍有 18 位克汀病患者,其中就包括王忠臣的两个年过六旬的哥哥。“俩哥哥脑子都不好使,别说干活,话都说不清楚。好在我们下一代没傻子了,我的孩子正在沈阳上大学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刘守军说,目前我国 19 万地方性克汀病人基本都是 30 多年前就有“老病号”。“食盐加碘政策实施以来,新增病例极少出现,而在这背后,中盐总公司功不可没。”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回忆起 6 年前在雅鲁藏布江的科考经历,考察队队长、中国电建党委书记宴志勇仍历历在目。考察队 30 人,在 29 天时间里脚走肩扛行进近 300 公里,摸清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250 平方公里无人区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资源环境等情况,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找到了总装机 6962 万千瓦的能源接续基地。考察结束后,他们撰写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力资源考察报告》,装满了 60 多个大号旅行箱。

其中的辛酸困苦,也许只有考察队员才真正体会到。“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去,但为国家做贡献的念想,支撑我们走到了最后!”宴志勇说。

2013 年 4 月 20 日,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技术员刘冬和家人早早起床。这一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他的计划——来不及取消宴席、更换礼服,刘冬和同是“国企人”的未婚妻一起直奔芦山地震灾区。“我们都知道地震对通信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

保电、保油、保通信、保交通,抢救救人、运送物资、安置灾民、灾后重建……在芦山地震灾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国企”的身影。

防治非典,应对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抗击汶川、玉树地震灾害,利比亚撤侨……国有企业用行动诠释了危难时刻的责任担当!

2006 年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近 40 个国家出现粮食短缺、10 多个国家出现社会动荡;2008 年下半年,国

传统的基础产业,与经济大势密切相关,经济放缓,基础性需求也就减少了。”文宗瑜说。

地方国企如何突围利润增长困境?李锦认为,地方国企不应受制于地方财政增长需求,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充分认识形势,把当前经济调整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停止高消耗和不利于长远发展的项目。

文宗瑜认为,应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管理水平,降低企业成本。“生产一吨钢铁赚的钱还不如卖一部手机,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专家认为,关键要让产业升级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动力,要利用当地企业发展的特色,否则同质化竞争将影响企业发展。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近期表示,已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提出今年中央企业利润增长要达到 10% 以上。

际粮价又大幅下挫。但在此期间,中国粮价保持平稳,成为全球粮食危机的“安全岛”。这背后,中储粮、中粮等国有企业坚决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跨省移库等调控政策,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在严峻的经营形势下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裁员,还千方百计吸纳就业,2009 年仅中央企业就招收应届毕业生 20 多万人,同比增长 7%……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在开展重大项目时有了平台、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有了抓手、在应对急事难事时有了依托!

截至 2011 年底,有 2135.13 亿元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净拨入的 43.4%。从 2003 年到 2011 年,国有企业累计上缴税金 17.1 万亿元,2011 年占到全国税收总额的 38.4%。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更在于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最大化 and 可持续发展。

鞍钢集团鲅鱼圈项目建立铁素资源、能源、水资源和固体废弃物进行循环和再利用系统,使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8%、固体废弃物和化工副产品利用率达到 100%;

华电集团在乌江、金沙江水电开发中,把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视为重中之重;中电投在开发黄河上游水电过程中,建设了两座土著鱼类增殖站,对保护黄河上游珍稀野生土著鱼类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 2012 年底,115 家中央企业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90 余家中央企业建立了社会责任委员会,50 余家企业制定了社会责任工作制度文件;中国移动连续 5 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国移动、国家电网等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入选哈佛商学院等教材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2)》显示,在 32 家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卓越型和领先型企业中,国有企业占 24 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国有企业明显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面。”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说。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

“我们将牢记责任,拼搏进取,大胆探索,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说。

评论



要珍惜央企管理提升的成果

■ 赵玲玲

今年前四个月,出现了国有企业利润增减“两重天”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央企增长主要是垄断所致,一种认为主要是央企管理提升的成果。孰是孰非,有必要讨论一下。

财政部 5 月 22 日的数据显示,1 至 4 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536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地方国有企业 1528.9 亿元,同比下降 14.7%。

此消息一出,当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同样的经济背景下,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利润一个在升,一个在降。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增减“两重天”的现象呢?对此,业界出现了管理增效论与垄断增效论两种观点。

管理增效论的代表李锦认为,中央和地方企业所处的产业地位不同。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的前端,对市场波动更为敏感,反应更快,应对措施更早,相比之下地方国企处于产业的末端,调整应对相对滞后。央企转型升级明显比地方企业要快,国资委去年上半年开始开展管理提升活动,目前盈利较好的央企通过加强管理有效止住了‘出血点’。另外,地方国企主要为钢铁、石化、有色等重化工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在调结构的情况下暴露出弱势。调整成本很高,保持业绩的稳定增长,困难要更大些。

垄断增效论的代表谭浩俊认为,央企的实际盈利能力并不强,之所以能够盈利,完全是由于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过度占领产业利润的制高点。尤其央企在前两年向地方快速的扩张过程中,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正处于爆发期,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中央企业利润的增长。

我们认为,对中央和地方企业所处产业的地位不同的见解是客观的。央企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环境困窘的情况下保持利润的增长,除了与占比较大的油、电以及电信等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强、业绩稳定等因素息息相关外,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不可忽略的。而地方国企更多的在重工、化工和市场竞争性的行业,困难自然要大些。

显然,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动力,也应当重视内在的努力。如果一味地埋怨外部环境,忽略内部因素,是不好的事。

当前,重视企业内部管理提升的因素是必要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 3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到紧缩时期。央企的利润也整体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业绩预减和亏损的企业比例增多。

面对如此“寒冬”,央企及时地调整产业结构,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管理提升找出了风险点,止住了出血点,保持了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促进了利润的大幅增长。而地方国企的主要经营领域都集中在传统的基础产业,一旦经济放缓,基础性的需求也就随之降低,亏损就成了必然。那么,到底如何突破利润增长困境,加快转型升级,这就要看地方企业自身的内部管理能力了。

谭浩俊认为,在地方大量的优惠政策给央企后,为了增长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不得不又加大了对地方企业的税收征缴力度,多数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了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甚至寅吃卯粮、收过头税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在资金原本就很缺乏、融资成本又很高的情况下,再为了应付税收征缴,甚至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缴税。

此外,地方国有企业还承担着重要的“保稳定”责任,在明知企业没有能力让职工全部在岗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开工率,最终,就只能以牺牲效益为代价了。这种情况下,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形成利润两重天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分析,自然是有道理的。谭浩俊认为在税收征缴力度和“保稳定”的责任,在央企也同样存在,甚至有过的。

今年,面对着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央企承担着“保增长”的重大经济责任与政治责任。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资委要求央企必须发挥好“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和骨干作用。增加值增长要达到 8% 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 10% 以上。央企充分认识到自身管理的效果,把市场需求与自身优势结合起来,把减亏的短期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全力保持利润增长。

我们看事要说两句话。一方面央企拥有雄厚的资本、较好的市场占有率、竞争力强,这是其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央企采取了全面强化精细化管理,甩掉各种低效无效资产,发挥自身优势,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做好内部资源的重组整合和优化配置,大力推进转型升级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不能忽视央企利润增长是其自身管理提升的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央企与地方企业出现的利润增减“两重天”现象,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央企要珍惜央企管理提升的成果,继续坚持有效管理,这点不能动摇。地方国有企业应该充分认清形势,从自身实际出发,看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也要重视管理提升,尽快地突围利润增长困境。